

內編

著
維
刻

第二卷 第二期

插圖(章太炎先生遺像及明祁忠敏清葛壯節遺墨等八幅)

悼章太炎先生.....李道中

宋高宗六龍幸海記考證.....朱希祖

林晉霞先生傳.....楊敏曾

書林清話校補.....李沫

樂府補題考.....夏承熹

校勘材料之鑑別.....李笠

清咸同間購輪還輪事件始末記.....孫正容

績谿縣志文獻志序例.....王集成

萬曆野獲編校補.....王立中

史讀考異.....張炯

許氏說文所稱別國殊語與揚子方言異同條證.....李道中

四庫著錄浙江先哲遺書目.....毛春翔

館藏善本書志.....夏定域

浙江省立圖書館印

中華民國五十二年六月出版

本館啟事

欲補購浙江圖書館館刊者注意

本館舊出「浙江圖書館館刊」，廿一年出版者原名月刊，共出十期；（自三月至十二月，中有合刊二本，共得八冊）廿二年第二卷改名「館刊」，年為六期；廿三年續出第三卷六期，廿四年續出第四卷六期。至廿五年後，館刊材料與學報合併，故告停刊。合計前後所出都二十六冊。此項舊刊，除第一卷大部分已售缺外，（二期全罄，其餘各期亦僅存數冊）第二三四卷皆尚有存書。近來各方補索甚多，本館以所存有限，不能遍應。今為便利各界之合購及補缺起見，爰略定優待計價辦法，稍示限制。除以本館所需要之期刊缺本或他書與館交換者外，其餘欲補缺期者，概略收原刊之印本。合訂本亦比照原定價與訂費（比成本為低），定價發售，以便各界向所未購者之購備。茲列舉合購補缺期之辦法于次：

（一）合訂本

第一卷無合訂本祇可零買

第二、第三、第四卷（每卷六期）合訂本

平裝（軟面包背裝）每卷一元一角

精裝（硬面燙金）每卷一元五角

合購二三四卷合訂本優待價目如下：

平裝	共三厚冊	三元
精裝	共三厚冊	四元

合購任何兩卷者計價如下

平裝	二厚冊	二元一角
精裝	二厚冊	二元八角

以上皆優待計價比零買或單購一卷合訂本爲廉，公私一律，免付郵費。

(二) 補缺期

補第一卷 三、四、九、十、各期 每期二角

五六合期 七八合期 每期三角六分(因存書甚少，故計值略大)

補第二卷 第三卷 第四卷各期

每期收回印資一角八分 如補缺在五本以上者九折 十本或十本以上者八折郵費一律免收

本刊啓事

本學報自廿五年起，改爲季刊，預定年爲四期。其第一卷即爲廿四年三月所出版者，因當時別有館刊，年出六期，故學報僅年出一冊。今既與館刊合併，改爲季刊，而刊名復仍學報之舊，故即以第一集爲第一卷，而新出者爲第二卷焉。頻辱愛讀諸公馳函詢問，不勝徧告，爰重述原委于此，幸垂鑒焉。

文瀾學報凡例

- 一、本學報爲浙江省立圖書館定期刊物之一，以本館藏書濫觴于文瀾閣四庫全書，故定名文瀾學報。
- 二、本學報以研究中國學術，闡揚浙江文獻爲宗旨。
- 三、本學報每季發行一期，年出四期爲一卷，定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杪出版。
- 四、本學報內容暫定爲：通論，專著，譯述，書評，序跋，雜著，目錄，特載，文苑，書林各欄，每期並附插圖若干幅。
- 五、專著包含考訂校勘等，其鄉賢未刊稿，亦得印布。
- 六、文苑選載本省學者之詩文詞及國內學者有關本省之作，其不在此範圍之佳作，亦得酌載。
- 七、插圖範圍，包含本館善本書影，鄉賢遺像或遺墨，本省古蹟文獻攝影，大抵以有關於各期文字者爲原則。如荷各界惠以有關本省文獻之各種照片，刊布後當以本學報爲贈；如以原物見假或底片珍貴必須自存者，亦可奉璧。
- 八、本學報文體不拘一格，文言語體，聽著者自便。惟已布文字，非經本館同意，不得轉載。
- 九、來稿本館有斟酌修改之權，登載後，除奉贈本刊外，並加酬抽印本二十份。其經特別聲明者，亦可酌予加贈單本，藉答雅意。
- 十、賜稿請于每年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以前交郵逕寄杭州大學路浙江省立圖書館編纂組收，如有割愛，當負責原璧奉還。

最 近 逝 世 之 樸 大 學 師 生 先 炎 太 章 杭 餘



章太炎先生遺像之二及其墨遺



浙江圖書館館藏
章炳麟題

章炳麟題



(一)上左爲革命被逮出獄後逃亡日本時之章先生

(二)下右爲民國三年攝於廣州之章先生遺照

(三)爲章先生前爲本館館刊及本刊第一輯之題簽。



帝紀第一

唐玄文皇帝

御撰

晉書

宣皇帝諱諱字仲達河內溫縣安樂亭人。初司馬氏其先出自荀荀陽之子重黎者。重黎之後歷唐虞夏商世序其職及周以夏官爲司馬。其後多稱司馬。休父周宣王時以世官充平徐方錫以官爵而爲氏。楚漢前司馬印爲趙將軍諸侯代秦奉亡立爲殷王都河內漢以其地爲郡。子孫遂家焉。自印入其生在西鄉軍鈞字叔平。鈞生豫章太守豐序。

館者。
爲清海

新增本

舊盧王

人王綏

珊先生

此亦杭

州九峯

馬笏

齊晉物

王堂吉

士秋

官印

唐

朱白

文印。

浙東文獻

(1) (2)

收書

印

往來處不遇時不遇為忙幹職
今而迎念臣子之職之危處他

合五水缺無惧

故父

端身自持年在空不外奔走又得時
別相在比空其心耽於官

紅文

諸山此齊寬慤而以性公念吾家
累代簪纓今有怪仰奇不

事此
人

歸山此齊寬慤而以性公念吾家
累代簪纓今有怪仰奇不

事此
人

容縣頃聞其兄承天

手書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專
箸

悼章太炎先生

李道中

客冬十月八日，蘄春黃季剛先生歿於京邸，心喪之痛，迄今猶切，乃未盈一稔，而太夫子餘杭章先生又以病歿蘇寓聞，師弟踵謝，哲人疊喪，憶黃鳥百身之句，悲不自勝已。

自先生噩耗傳播，海內學人，同聲嘆息。而論者輒好據撫細故，肆其譏評，以自鳴高。實則蚍蜉之憾，於先生盛業，未能窺其一二，亦何傷於毫髮？昔孔文舉與魏武論會稽盛孝章，以爲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評孝章，要爲類此。夫知人論世，原非盡人可勝其責，况學問事功如先生，尤不容浮妄耳食之徒，摭拾瑣聞，輕事詆誤。必也於先生著述，於先生志事，有深湛之了解，透切之研究，而後準情酌理，不參執著之見，客氣之私，則庶幾可作蓋棺之論定。

先生少嗜讀書，多有神解，其對滿洲之覺悟反抗，遠在清光緒初年，時年始十三四，讀蔣良驥東華錄，見呂留良曾靜事，悵然不怡，輒言以清代明，寧與張李也，此與清太后甯與外人，不與家奴之言，殆相針對。蓋一國家民族，正如人之全身，手足頭目之間，卽有違悟，終未有以手足而自廢其頭目，或自剉眼耳以授仇讎者，故嘗有言曰：「後世有抱子胥之痛者，伏屍二人，流血五步，足以致命遂志。而借外患以覆中國者，其事可以不作，故刺客傳所以救中國之窮而幹其蠱，此非有深心不能爲也。」（荊漢微言）又謂：「隋唐之相禪，武氏之代興，其臣效死者寡，及安史爲亂，以死勤事，不辱僞命者如此其衆也，則同類與胡虜異也。」（荊漢昌言）先生丁清末造，感觸彌深，發爲此議，固手足宜護頭目之義。居今而言，尤令人感慨無極。清太后欲以予人者，今果不幸將中，而南朔猶若此其勇于私門而昧夷夏之辨。先生病中聞之，又如何不加重疾疢，而促山之頽梁

悼章太炎先生

一

之壞哉？先生弱冠而後，讀全祖望所述南田臺灣諸事，益奮然欲爲浙父老雪恥；次又得王夫之著書，志行益定。然亦不廢學問，既治經史小學，又博觀諸子，識其微言，更涉獵佛藏，精研瑜珈，蓋其「平生學術，始則轉俗成真，終乃回真向俗」，所謂見諦轉勝也。而細繹先生所爲書，則種族觀念之強，革命情緒之富，實不在當時孫黃諸公之下。文字鼓勵，傳以學術，益言之有物，而動四方感召。戊戌政變後，著信書五十篇，首申排滿之義，匡客帝之謬，獨闢孤情，精意超卓，其自題云：「幼慕獨行，壯丁患難，吾行郤曲，廢不中權，述鞠迫言，庶自完于皇漢。」又序鄒容革命軍云：「同族相代，謂之革命，異族攘竊，謂之滅亡，改制同族，謂之革命，驅除異族，謂之光復，今中國既滅亡於逆胡，所當謀者光復也。」辭氣激昂，義理嚴正，以是光復之聲，不可抑遏。先生雖遭囹圄之辱，而清社終屋，要爲首功之一。且繫獄亡命，數歷艱難，恬不爲意。當其初次被捕之前，人皆勸速爲計，先生獨毅然謂鄒容曰：「志在流血，焉用逃爲？」此種浩然捨身之精神，又遠非後之蹠影依形，附鳳攀麟，徒事喧呶，以博名位者所可及也。

先生辛亥以前，主民報，主蘇報，創國粹學報，發揚革命宗旨，實與中山先生契合無間。故檢論中多有與中山論國大計之篇（如相宅，定版籍等）。洎民國成立，數參政事，旋被困於袁，袁死脫走，嘗任孫大元帥府秘書長（見中央日報章太炎遺墨），奈性不諧俗，脂韋突梯，尤不屑爲，以是漸與世疎，嗣乃講學南北。十四年辦華國雜誌，益肆志學術，遂與政事絕緣。論者謂先生之於國學文學以及諸子瑜珈，皆鮮有抗手，惟於政治則非所長，蓋政治一道，波譎雲詭，非機心深密，應付殊難。性情率真若先生，終非所宜，而世之取於非譏者，乃亦以此。然先生辛亥自東瀛歸來，浙江都督湯壽潛推舉閣員，以先生當學部之任，先生乃迭發宣言，論都督府不宜妄推閣員，閣員之選，當一任中央政府，並謂：「如僕一身之計，則願處言論機關，以制裁少年浮議。

，教育法律一事，所懷其多，亦不能專處學部之任也。」審處自固，要與亂道妄行，汲汲終日者迥異耳！近年卜居吳門，不問政事，而蒿目時艱，每寓感憤於論學，因創講學會，專惠後生，而學術主張，仍本一貫。並創制言半月刊，又印行演說講義，授之學者，於是晚年所作，多存其中。前乎此，弟子輩又刊行章氏叢書續編於北平，則先生撰著，庶無逸失矣！

先生二十三歲而孤，以憤疾滿洲，遂絕意考試，精研學術。初嘗從仁和高學治宰平、譚廷獻復堂問學，繼請業於德清俞曲園先生，而端安孫仲容，定海黃元同，皆浙中樸學大儒，先生亦所禮事。故平生學術之精博，多得力於諸先生，而以俞黃孫爲最，叢書文錄中，高俞孫黃四先生各有傳，殆所以誌師承也。以是先生治經篤守古文，力斥今文，其與康梁，則幾同水火，於所論說，多加駁辨，如駁康有爲論革命書，駁建立孔教議，皆其著者，而學術上之非議，則所在多有，檢論四清儒一篇論之至詳，有謂：「夫經說尙樸質，而文辭貴優衍，其分塗自然也。文士既以鑿蕩自喜，又恥不習經典，于是有常州今文之學，務爲瑰意眇辭，自便文士。」荅漢微言有云：「明堂大道錄，流爲張翰風之風后握奇經，公羊齊詩流爲康長素之孔子改制考，翰風爲義和團之先師，長素雖與相反，而妖妄則同。」其斥責有如此者，以是康梁而外，今文家自劉逢祿而下，若宋翔鳳，魏默深，龔自珍，戴子高，王闡運，廖季平輩，多所譏彈。去歲制言發刊，先生爲之宣言，首標三義云：「今國學所以不振者三：一曰毗陵之學反對古文傳記也，二曰：南海康氏之徒，以史書爲帳簿也，三曰：新學之徒，以一切舊籍爲不足觀也。有是三者，禍幾于秦皇焚書矣。」又揭漢學論上下篇，尤痛切言之。並闡宗魏晉經說，謂「清儒所失，在牽於漢學名義，而忘魏晉幹鑿之功。」又謂：「文無古今，而學無漢晉，清世經說所以未大就者，以牽於漢學之名，蔑魏晉使不得齒列，今退而求注疏近之矣」。去歲七月間並有論經史實錄不應無故懷疑一

文，轉載各報，博徵廣引，妙繙紛披，與叢書文錄中徵信論上下，信史上下，國故論衡中理惑篇諸文，互相印證，持理益堅，殆即前所謂學術主張，仍爲一貫也。故先生之於樸學，承諸大家之後，尤能森其壁壘，且益加發揮。治經擅左氏春秋，著有春秋左傳讀敘錄，嘗刊載國粹學報，一篇既出，人爭誦之。小學則音韻一科，最爲專長，論者至謂後出轉精，超軼清儒焉，先生自謂於段桂巖王未能滿志，因繙閱大徐本十數過，一旦解悟，的然見語言文字本原云。今讀其論音韻各篇及文始新方言諸書，則誠以知其然也。

先生文法魏晉，詩不作近體，論文薦宋六士，於近人則林琴南尤所斥絕，嚴復次之，與人論文書有云：「僕重汪中，未嘗薄姚鼐張惠言，姚張所法上不過唐宋，視吳蜀六士爲謹，」又云：「並世所見，王闡運能盡雅，其次吳汝綸以下，有桐城馬其昶，爲能盡俗，下流所仰，乃在嚴復林紓之徒。」又云：「紓視復尤彌下，辭無涓選，精采雍汗，而更浸潤唐人小說之風。」詩亦不取宋詩，辨詩有云：「宋世詩勢已盡，故其吟詠性情，多在燕樂，今詞又失其聲律，而詩麗奇愈甚，考徵之士，覩一器，說一事，則紀之五言，陳數首尾，比於馬醫歌括。及曾國藩自以爲功，誦法江西諸家，矜其奇詭，天下驚逐。古詩多詰屈不可誦，近體乃與杯珓讌辭相等，江湖之士，艷而稱之，以爲至美，蓋自商頌以來，歌詩失紀，未有如今者也。物極則變，今宜取近體一切斷之，古詩斷自簡文以上，唐有陳張杜李之徒，稍稍刪節其要，足以繼風雅，盡正變。」可以覩先生詩文宗旨。惟乎生於詩不多作，作亦不爲近體，以五言古爲最多，文錄中所收甚鮮，近有散見制言者。至於文章，則近來所作，多刊制言，而風格似稍變矣。

先生，於明季大儒，崇顧王而非黃氏，文錄有非黃之篇。說林上亦論議之。謂季明之遺老，惟王而農爲最清，而鄉人與王未有以相軒輊，黃太冲則以明夷待訪爲名，陳義雖高，將俟虞之下問，到漢昌言謂：「甚矣！黃

太冲之褊也，以王稱衛湜之書紹人，呂用晦佻矣，事師而欺，游俠恥之。」又謂：「明之亡，不降其志者，其王而農，劉伯繩，應嗣寅，沈朗思耶？寧人太冲欲行其學，不能與清吏無酬酢也，磨而不磷，涅而不縕，吾于寧人尤信」。由此而上則嘗列舉自漢以下，卓然以德操名世，而爲人倫之範，堪稱高選者，亦見昌言中，取漢七人、張良，汲黯，黃憲，田疇，諸葛亮，管甯，王烈；晉一人，顏含，陶潛；唐四人，真德秀，元結，顏真卿，陽城；宋一人，范仲淹，共十四人，謂其高或拔乎弓季路，次亦與曾懸漆雕同比，學者毋自重其師資墻宇，而人之德性是尊，則於尚友之道庶幾矣！又自道其景慕云：「莊生之玄，荀卿之名，劉歆之史，仲長統之政，諸葛亮之治，陸遜之諫，管甯之節，張機范汪之醫，終身以爲師資。」於此可見先生之志行，可見先生之器識，而學術之淵博，所不待言矣？又民國四年，嘗爲誠意伯集序：欲法要離梁鴻冢墓相連，並咨誠意子孫先爲墳密邇其墓，以申生死慕義之志，謂公之微旨非己莫敢任，尤可見先生之抱負，世人謂先生有奇氣，殆信然。

先生近在吳門講學，抱利他主義，樂接後生，雖康廬門人，亦不之拒，嘗有書與錢玄同曰：「僕每每抱常善救人，故無棄人之志，况今道術陵夷，此曹尙倦倦不肯捨去，與之共學可也。」可見其襟懷恢廓，並非氣象嚴嚴，不可嚮邇。曩者黃季剛先生初亦崖岸高卓，及東北事變，乃幡然改意，文如唐宋，詩如荆公，以至於時下之白話文，亦不復深閉固拒，其意若謂時事至此，殷憂方多，復何遑計較此瑣瑣者，蓋與先生今茲講學態度正同，而不謂竟相繼凋謝，抑亦所謂氣類之感耶？先生往矣，先生之志行卓然皎然，終當傳之萬世而不沒，所悲者後進失導師，國學失重鎮耳。先生生當異族憑陵之會，讀顧王先哲遺著，興光復華夏舊土之志，而卒有以促其成。今外患益亟，國勢阽危，視清季尤甚，而內鬨猶未已，先生既病中聞耗，增憂而歿，我人捧讀其遺著，當不更較東華錄及黃書爲尤重哉？

章太炎先生逝世後關於太炎之文字輯目

- 悼章太炎先生
悼章太炎先生
悼章太炎先生併評其春秋左傳讀叙論
章太炎著述小識
章譽不一蓋相論定章太炎的三個時代
章太炎軼事
章太炎事略
章太炎與支那亡國紀念會
章太炎先生
談章太炎
民族主義者章太炎(首附簡明年譜)
從「駁建立孔教議」窺見章太炎先生思想的一斑
嗚呼太炎先生
章太炎略歷
章太炎先生在獄中
章太炎先生與革命軍
哀章太炎先生
章太炎逝世誌詳
章太炎先生之人格
章太炎對孔子的態度
從對章太炎「謝本師」一文想到周作人的今昔
關於章老夫子——華嚴庵記及其他
章太炎談白話詩
太炎先生長增長興味生
太炎題畫

李道中 東南日報六月二十日學苑
蔗園 朝報六月十七日

天津益世報六月廿五日讀書周刊
大美晚報歷史周刊卅二期
東南日報六月十六——三十日(大至廿二朝報轉載之)
毛子水 同上

天津益世報六月廿五日讀書周刊
大美晚報歷史周刊卅二期
東南日報六月十六——三十日(大至廿二朝報轉載之)

逸經第六期革命逸史
光明第一卷第二期

申報每週增刊一卷第廿四期
同上六月十六——十七日

國聞週報十三卷第廿五期
同上

光明第一卷第二期
六月二十日東南日報沙發第二七一五期
六月十六日武漢日報今日談第一四三期
六月十五日中央日報

六月十九日中央日報
同上

六月二十日中央時事週報五卷第廿三期
六月廿二——廿三日朝報

六月十八日益世報
同上語林欄(小評)

六月十九日中央時事週報五卷第廿三期
六月廿二——廿三日朝報

六月十八日益世報
同上語林欄(小評)

六月十九日中央時事週報五卷第廿三期
六月廿二——廿三日朝報

六月廿二——廿三日朝報
同上語林欄(小評)

六月廿二——廿三日朝報
同上語林欄(小評)

王德亮 程滄波 心佛 蕉園
震 震 同上
國鐵 峯 六月廿二——廿三日朝報
仁 六月廿二——廿三日朝報
六月廿四朝報
六月廿四朝報
六月廿四朝報

文獻季刊

第二卷 第二期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三十日出版

插

圖

1. 最近逝世之樸學大師餘杭章太炎先生(四幀)

2. 明祁忠敏公及清葛壯節公遺墨

3. 本館新收善本書影

悼章太炎先生

太炎先生逝世後關於太炎先生之文字輯目

宋高宗六龍幸海記考證

書林清話校補

樂府補題考

校勘材料之鑒別

清咸同間購輪還輪事件始末記

績谿縣志文獻志序例

萬曆野獲編校補

史讀考異(續)

張王立集
李正成
孫承容
夏集
李笠
朱祖
希澤
希祖

目次